

戰國策補註

第二冊

003
K2
47

戰國策補註卷八

齊一

高誘注

楚威王戰勝於徐州欲逐嬰子於齊

威王楚元王之子懷王之父也徐州或作舒州是時屬齊嬰子田嬰也號爲靖郭君而封於薛也

嬰

子恐張丑謂楚王曰王戰勝於徐州也盼子不用也

盼子田盼子也

盼子有功於國百姓

爲之用嬰子不善而用申縛

史記作申緹張丑齊臣也嬰子故不用之而用申縛

申縛者大臣弗與百姓弗

爲用故王勝之也

言大臣與百姓不爲申縛致力盡用也

今嬰子逐盼子必用復整其士卒以與王遇

必不便於王也

遇敵也便利也

楚王因弗逐

弗逐田嬰

齊將封田嬰於薛楚王聞之大怒將伐齊齊王有輟志

輟止

公孫開曰封之成

與不

案卽否字非在齊也

公孫開齊之公孫田氏也

又將在楚開說楚王令其欲封公也又甚於齊

齊不事者齊大而魯宋小

公謂田嬰也使楚王欲封公甚於齊之欲封公也

嬰子曰願委之於子

委付也子公孫開也

公孫開謂楚王曰魯宋事楚而

齊不事者齊大而魯宋小王獨利魯宋之小不惡齊大何也夫齊削地而封田

嬰

分制是其所以弱也願勿止

弱小也齊分薛以封田嬰嬰故曰勿止

楚王曰善因不止

不復止齊封田嬰

靖郭君將城薛客多以諫

諫止

靖郭君謂謁者先爲客通

謁者欲

齊人有請者

曰臣請三言

案三言猶三字也與以一句爲一言者不同

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

已止也益猶過也過言請烹烹煮謂死

靖郭君

因見之客趨而進曰海大魚因反走

反走

君曰客有於此

於此止

客曰鄙臣不敢以

死爲戲。君曰：亡更言之。無亡對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禁止鈎不能牽，引牽蕩而

失水，則螻蟻得意焉。得得意者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有齊，奚以薛爲？夫齊黃氏

札記：夫乃失之誤。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隆高也，到至也，高薛氏

薛。止輟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隆高也，到至也，高薛氏君曰：善。乃輟城

靖郭君謂齊王曰：五官之計，不可不日聽也。齊王威王也，宣王也，而數覽王曰：日

說五官，吾厭之。與靖郭君。與靖郭君也

靖郭君善齊貌辨。貌辨，昆辟古今人表作昆，辯師古曰：齊人也。靖郭君所善，見戰國策。而呂齊貌

辨之爲人也多疵。疵，病也。統作警見呂門人弗說。士尉以證靖郭君。證，驗也。靖郭君不聽

受聽。士尉辭而去。孟嘗君又竊以諫。孟嘗君田嬰子田靖郭君大怒曰：剗而類破吾家。

剗，滅也。而汝也。言汝破吾家。試可以足刑。貌辨者，吾不辭也。苟可，慊齊貌辨者。吾無辭爲之。慊，猶慊也。善

爲不辭。於是舍之上舍，令長子御。旦暮進食。上舍，上傳也。旦暮朝夕也。數年，威王薨。宣王

立。宣王孟軻所見以羊靖郭君之交，大不善於宣王。宣王，善之也。不辭而之薛，與齊貌辨俱

留無幾何。貌辨靖郭君俱止於薛，無幾時也。齊貌辨辭而行。行去也。去請見宣王。靖郭君曰：王

之不說嬰甚，公往必得死焉。齊貌辨曰：固不求生也。固，必也。請必行。靖郭君不能止

齊貌辨行至齊。宣王聞之，載怒以待之。載，怒也。齊貌辨見宣王，王曰：子靖郭君之所

聽愛夫

夫辭案謂

齊貌辨曰愛則有之聽則無有王之方爲太子之時辨謂靖郭

君曰太子相不仁過頤豕視若是者信反

反叛案信乃倍之誤太平御覽引作

不若廢

太子更立衛姬嬰兒郊師

郊師衛姬之子宣王庶弟

靖郭君泣而曰不可吾不忍也若聽辨而

爲之必無今日之患也

患謂不見善出走薛也

此爲一至於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

楚將辨又曰必聽之

薛與楚地也

靖郭君曰受薛於先王

先王也

雖惡於後王

獨謂先王何乎

謂猶奈何也

且先王之廟在薛

也或王之廟在薛

吾豈可以先王之廟與楚乎

又不肯聽辨此爲二

二不聽

宣王大息動於顏色

發動也

靖郭君之於寡人一

至此乎寡人少殊不知此

少小也殊不知也

客肯爲寡人來靖郭君乎

肯猶可也能爲寡人致靖郭君身來不乎也

齊貌辨對曰敬諾靖郭君

從薛至

衣威王之衣冠帶其劍宣王自迎靖郭君於

郊望之而泣靖郭君至因請相之

請以爲相也

靖郭君辭不得已而受

病強辭

以病謝相位強猶固

靖郭君辭不得三日而聽當是時靖郭君可謂能自知人矣能

自知人故人非之不爲沮

沮止

此齊貌辨之所以外生樂患趣難者也

宣王也樂解人之患趣救人之難令宣王相靖郭君也

邯鄲之難趙求救於齊

邯鄲趙都雖爲魏所攻故求救於齊

田侯召大臣而謀

王曰救趙孰與勿救

臣鄒子思

段干綸曰弗救則我不利

且齊將臣田侯曰何哉夫魏氏兼邯鄲兼也猶其於齊何利哉田侯曰善乃起兵曰軍

於邯鄲之郊軍也也段干綸曰臣之求利且不利者非此也夫救邯鄲軍於其

郊是趙不拔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襄陵魏邑也河東縣鄆縣也邯鄲拔而承魏

之弊是趙破而魏弱也田侯曰善乃起兵南攻襄陵七月邯鄲拔齊因承魏之

弊大破之桂陵桂陵魏邑名

南梁之難梁魏邑也今南河梁也魏攻之也韓氏請救於齊田侯召大臣而謀曰早救

之孰與晚救之便早速也張丐對曰晚救之韓且折而入於魏折從也不如早

救之田臣思曰不可齊臣思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我救之我代韓而受魏之兵

顧反聽命於韓也且夫魏有破韓之志韓見且亡必東愬於齊愬告我因陰結韓

之親陰私而晚承魏之弊承受則國可重利可得名可尊矣田侯曰善乃陰告韓使

者而遣之韓自以專有齊國五戰五不勝自恃有齊國之助故東愬於齊齊因起兵

擊魏大破之馬陵魏破韓馬陵齊邑也齊殺魏將龐涓韓魏之君因田嬰北面而

朝田侯田侯齊宣王也

成侯鄒忌爲齊相成邑侯爵也田忌爲將不相說公孫閒謂鄒忌曰公何不爲王

謀伐魏勝則是君之謀也用君之謀也君可以有功有功勝魏戰不勝田忌不進戰而

不死曲撓法案也犯軍而誅戮鄒忌以爲然乃說王而使田忌伐魏田忌三戰三勝

鄒忌以告公孫閔公孫閔乃使人操十金而往卜於市爲二十金曰我田忌之人

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聲勢欲爲大事亦吉否卜者出因令人捕爲人卜

者驗其辭於王前信驗田忌遂走

田忌爲齊將係梁太子申禽龐涓

申梁惠王太子也龐涓魏將也田忌與戰於馬陵而係龐涓也故梁惠王謂孟子曰寡人東伐敗於馬陵太子死龐涓無

此也孫子謂田忌曰將軍可以爲大事乎孫子孫臏也齊將也大事兵事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案大事即左傳能行大事乎謂冥試之事也注

田忌曰奈何孫子曰將軍無解兵而入齊入使彼罷弊於吳氏云老弱守於

主魏也謂主者循軌之途也鎡擊摩車而相過軌途離之道也鎡猶比也使彼罷弊老弱守

於主必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然後背太山左濟右天唐軍重踵高宛

天大也唐防也踵至也高宛縣名也今屬樂安也使輕車銳騎衝雍門輕便銳利衝突雍門齊西門名也若是則齊君可正而成侯

可走成侯鄒忌也田忌所不說不然則將軍不得入於齊矣田忌不聽果不入齊從聽

田忌亡齊而之楚鄒忌代之相齊恐田忌欲以楚權復於齊權勢也杜赫曰臣

請爲君留楚君謂鄒忌留之楚爲鄒忌謂楚王曰鄒忌所以不善楚者恐田忌之以

楚權復於齊也王不如封田忌於江南以示田忌之不返齊也返鄒忌以齊厚

事楚厚重田忌亡人也而得封必德王德若復於齊必以齊事楚田忌後日若得還齊亦必以重事楚

此用二忌之道也。楚果封之於江南。

從杜蒔之言也。

鄒忌事宣王。仕人衆。宣王不悅。

衆多也。嫌其作威福。故不悅也。書曰：無有作威作福。

晏首貴而仕人寡。王悅之。

鄒忌謂宣王曰：忌聞以爲有一子之孝，不如有五子之孝。今首之所進仕

悅不作威福也。

者，以幾何人。宣王因以晏首壅塞之。

壅弊塞斷弊斷仕者而不進也。

鄒忌脩八尺有餘，身體昞麗。

昞讀曰逸。案昞訓曰：多不與逸通。字疑作昞。揚雄傳：爲人簡易，佚蕩，佚與逸同。朝服衣冠，窺鏡。

自窺鏡也。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

美，好也。續十二國史作徐君平。

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

公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

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

案明也。

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客曰：吾與徐公孰美？

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孰視之，自以爲不如窺鏡而自視。

案與通。

又弗如遠甚。

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

私，愛也。

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

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

索求也。

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

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

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

下人蔽王甚矣。

王曰：善。乃下令羣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

受上賞；

判舉也。舉，舉人之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議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

下賞。失者與重賞也。

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議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

下賞；

判舉也。舉，舉人之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議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

下賞。失者與重賞也。

下賞；

下賞令初下羣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間進期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

可復諫者也

改稱諫者無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

言與敵國戰勝之老

子曰脩其身其德乃真此之謂也故能使四國盡來朝之

秦假道韓魏以攻齊

自秦往齊之路出韓魏故假之也

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

應擊案應謂與秦交

和而舍

俱交

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爲變其徽章以雜秦軍

數能名也傳曰編敵者公徒也通白曰章變易之使與秦旗章

同欲以

候者言章子以齊入秦

候軍者以章子爲然

威王不應

應頃之間

候者復言章子以齊

兵降秦威王不應而此者三

而如也如此者三

有司請曰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王

何不發將而擊之

道發

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

明

曷爲擊之頃間言齊兵大勝秦

軍大敗於是秦王拜西藩之臣而謝於齊

秦惠王之子武王也謝謝攻齊之罪

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

子之母啓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

馬棧也

吾使章子將也勉之曰夫

子之強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啓得

罪臣之父臣之父未葬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夫

爲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爲人臣欺生君哉

威王以此知章子之情故曰豈欺生君哉

楚將伐齊魯親之

楚魯親也

齊王患之

患

張丐曰臣請令魯中立

魯中立言能使魯不親楚而絕齊也

乃爲齊見魯君魯君曰齊王懼乎曰非臣所知也臣來弔足下魯君曰何弔曰君之

謀過矣。

失過

君不與勝者而與不勝者何故也。

助也

魯君曰：子以齊楚爲孰勝哉？

對曰：鬼且不知也。然則子何以弔寡人？曰：齊楚之權敵也，不用有魯與無魯足

下豈如全衆而合二國之後哉？楚大勝齊，其良士選卒必殲，其餘兵足以待天

下齊爲勝，其良士選卒亦殲，而君以魯衆合戰勝後，此其爲德也亦大矣。

全衆爲中立無

以爲功也。觀二國交戰之後勝者其良士選卒殲君以全衆助其敗者擊之。

其見恩德亦甚大也。魯君以爲然，身退師。

退師不復親楚也。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

軫時仕魏故合三晉而東也。

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

下而立功名，以爲後世也。今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遞甚也，

更通

不足以立功名，

適足以強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者，強秦也。不憂強秦而遞

相罷弱，而兩歸其國於秦，此臣之所以爲山東之患。

憂患

天下爲秦相割，秦曾不

出力。

割分也。自相割割以附益。強秦秦不自出力用力也。

天下爲秦相烹，秦曾不出薪。

爲秦自相烹置秦則不出薪然火也。

何秦之智。

而山東之愚耶？願大王之察也。古之五帝三王五伯之伐也，

五帝黃帝高辛帝湯舜也。三王夏殷周也。五

伯昆吾大彭豷。齊桓晉文者也。

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主必死辱，民必死虜。

反之。

反五帝三王五伯之伐也。秦欲肆虎狼之心以吞諸侯故曰主必死辱民必死虜也。

今韓梁之目未嘗乾，而齊民獨不

不案即也。

乾也。目不燥也。

泣也。非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

秦得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襄河而東攻齊，舉齊屬之海。

舉至得

南面而孤楚韓。

梁南北向而孤燕趙。齊無所出其計矣。生也猶願王熟慮之。慮今三晉已合矣。

復爲兄弟。言兄弟相親也約而出銳師以戍梁絳安邑。戍守也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

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構難。構連三晉

怒齊不與已也。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如急以兵合於三晉。齊

王敬諾。果以兵合於三晉。從陳軫策也

蘇秦爲趙合從。合山東六國之親也說齊宣王曰。齊南有太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清河今甘陵漢改爲

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固也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齊

車之良。五家之兵。五國家疾如錐矢。錐矢小矢。戰如雷電。雷電大也。解如風雨。風雨喻疾

卽有軍役。未嘗倍太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臨淄齊都臣竊度之。計廣

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以已案通二十一萬

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鬪雞走犬。六博踰跽者。臨淄

之途。車轂擊人肩摩。塗道擊相當摩相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揮振也言人衆多家敦而富

志高而揚。揚高大也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強。天下不能當。敵當今乃西面事秦。竊

爲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畏秦者。以與秦接界也。兵出而相當。不至十日

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要機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以亡

何故也。秦強而趙弱也。今秦楚嫁子取婦，爲昆弟之國。韓獻宜陽，魏效案致河

外。河外，趙入朝黽池，趙入秦朝，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魏攻齊之南

地。悉趙涉河關，指博關，臨淄卽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被攻，雖欲事秦，不可得

也。是故願大王熟計之。齊王曰：齊僻陋隱居，託於東海之上。附註未嘗聞社稷之

長利。長久今大客幸而教之。大客謂張儀也請奉社稷以事秦，獻魚鹽之地三百里於秦

也。

戰國策補註卷八終

戰國策補註卷九

齊二

高誘注

韓齊爲與國。

相與爲黨與也。患難相救助也。

張儀以秦魏伐韓。齊王曰。

宣王

韓吾與國也。秦伐之。

吾將救之。田臣思曰。王之謀過矣。

田臣思也。

不如聽之。

韓也。

子噲與子之國。

昭王之父也。子之其相也。蘇代爲子之說之於子噲曰。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堯有讓天下之名。子噲墓之。故與子之國也。

百姓不戴。諸侯弗與。秦伐韓。

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賜我也。

我臣思自謂也。案我指齊國。

王曰。善。乃許韓使者而遣之。韓自

以得交於齊。遂與秦戰。楚趙果遽起兵而救韓。齊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

國。

率拔也。孟子曰。子噲無王命而與子之國。子之無王命擅受子噲國。故齊宣王伐而取之也。

張儀事秦惠王。惠王死。武王立。

惠王秦孝公之子也。

左右惡張儀曰。儀事先王不忠。言未已。

齊讓又至。

已畢也。齊王使赴資秦武王任用張儀之罪。又使至。

張儀聞之。謂武王曰。儀有愚計。願効之王。

曰。奈何。

爲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地。

割取。

今齊王甚憎儀。儀

之所在。必舉兵而伐之。故儀願乞不肖身而之梁。

梁魏都也。

齊必舉兵而伐之。齊梁

之兵連於城下。不能相去。

去離。

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

三川宜陽也。函谷關東出也。函谷在

弘農城北。故晉出函谷關。

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

周西周王城也。天子所都以兵臨之。祭器

可出而挾天子案其圖籍。故曰此王業也。王曰。善。乃具革車三十乘。納之梁。舉兵車也。納齊果舉兵伐之。

梁王大恐。張儀曰：王勿患。請令罷齊兵。

患憂也。言今能令齊兵罷去也。

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藉

使之齊。

楚使齊藉也。

齊楚之事已畢。因謂齊王：王甚憎張儀。雖然厚矣。王之託儀於

秦王也。齊王曰：寡人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何以託儀也？對曰：是乃王

之託儀也。儀之出秦，固與秦王約曰：爲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

地。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故儀願乞不肖身而之梁。齊必舉兵伐

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不能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

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是王業也。秦王以爲然，與革車三十乘，而納儀於

梁。而果伐之。是王內自罷而伐與國，廣鄰敵以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

使儀留於秦，王也。

此臣之所謂託儀也。王曰：善。乃止。

止不伐梁也。

犀首以梁爲

鮑本

齊戰於承匡而不勝。

犀首公孫衍也。梁魏惠王所都。承匡邑名。

張儀謂梁王不用臣言，

以危國。梁王因相儀，儀以秦梁之齊合橫親。

合秦之橫與山東六國從親也。

犀首欲敗

欲敗張儀合橫親之事也。

謂衛君曰：衍非有怨於儀也。值

案與直通。

所以爲國者不同耳。

爲理。

君必解衍。

衛君爲告儀。儀許諾，因與之參坐於衛君之前。

參三人並也。

犀首跪行，爲儀千秋之

祝。

祈祝。

明日，張子行。犀首送之。至於齊壇，齊王聞之，怒於儀曰：衍也。吾讎。

與之俱。

俱備。

是必與衍鬻吾國矣。遂不聽。

實聞。

昭陽爲楚伐魏

昭陽王將楚

覆軍殺將得八城

得八城魏將

移兵而攻齊陳軫爲齊王使

見昭陽再拜賀戰勝起而問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爲上柱

國爵爲上執珪陳軫曰異貴於此者何也曰唯令尹耳

言獨令尹最貴耳

陳軫曰令尹貴

矣王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爲公譬可也

譬喻昭陽

楚有祠者

祠祭

賜其舍人卮酒舍

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爲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

成引酒且飲之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爲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

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爲之足遂飲其酒爲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君相楚而攻

魏破軍殺將得八城不弱兵欲攻齊齊畏公甚公以是爲名足矣官之上非可

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後歸

案言歸於後人也

猶爲蛇足也昭陽以爲

然解軍而去

秦攻趙趙令樓緩以五城求講於秦

五城趙邑講和

而與之伐齊齊王恐因使人以十

城求講於秦樓子恐因以上黨二十四縣許秦王趙足之齊謂齊王曰王欲秦

趙之解乎不如從合於趙趙必倍秦倍秦則齊無患矣

權之難齊燕戰

權地名齊燕所戰故曰難也

秦使魏冉之趙出兵助燕擊齊薛公使魏處之趙

薛公田嬰也魏處人名

謂李向曰君助燕擊齊齊必急急必以地和於燕而身與趙戰矣然

則是君自爲燕東兵爲燕取地也。故爲君計者不如按兵勿出。齊必緩。緩必復與燕戰。戰而勝。兵罷弊。趙可取唐曲逆。唐今盧奴北唐縣也曲逆今蒲陰也是時屬燕故動取之戰而不勝命懸於

趙。然則吾中立而割窮齊與疲燕也。兩國之權歸於君矣。君李向也

秦攻趙長平。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親則將退兵。不親則且遂攻之。案親齊趙

親不親而決進退也趙無以食。請粟於齊。而齊不聽。蘇秦續史記周子齊之謀臣史失其名戰國策以周子爲蘇秦而楚字皆作燕然此時蘇秦死久矣

謂齊王曰。不如聽之以却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却是秦之計中。得中而齊燕之計

過矣。失過且趙之於燕齊隱蔽也。隱蔽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亡趙則明

日及齊楚矣。且夫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燋釜。夫救趙高義也。高却秦兵顯

名也。義救亡趙。威却強秦。兵不務爲此而務愛粟。則爲國計者過矣。失過誤也

或謂齊王曰。周韓西有強秦。東有趙魏。秦伐周韓之西。趙魏不伐周韓。爲割韓

却周害也。及韓却周割之。魏本之下有後字趙魏亦不免與秦爲患矣。今齊秦伐趙魏。則

亦不果於趙魏之應。秦而伐周韓。令齊入於秦而伐趙魏。趙魏亡之後。秦東面

而伐齊。齊安得救天下乎。案數句失趙二家屢改終不可通恐誤

戰國策補註卷九終